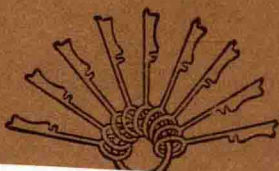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註釋歷代子女小品文選

編者 程 雯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

註釋歷代女子小品文選

論著

李清照「一」

詞論

唐開元、天寶間，李八郎者，能歌擅天下。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，榜中一名士，先召李使易服，隱姓名，衣冠故敝，精神慘沮，與之宴所，曰：『表弟願與坐末。』衆皆不顧。既酒行樂作，歌者進，以曹元念爲冠，歌罷，衆皆嗟咨稱賞。名士忽指李曰：『請表弟歌。』衆皆哂，或有怒者。及轉喉發聲一曲，衆皆泣下，起曰：『此必李八郎也。』自後鄭衛聲熾，「二」流靡煩變，有菩薩蠻、春光好、莎雞子、更漏子、浣溪沙、夢江南、漁父等詞，不可徧舉。五代時江南李氏，「三」獨尙文雅，有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之句，及「吹皺一池春水」語，雖甚奇，所謂亡國之音。

哀以思也。本朝柳屯田永，〔四〕變舊聲作新聲，出樂章集，大得聲稱於世，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。又有張子野，〔五〕宋子京兄弟，〔六〕沈唐、元絳，〔七〕晁次鷹，〔八〕輩繼出，雖時時有妙語，而破碎何足名家？至晏丞相，〔九〕歐陽永叔，〔一〇〕蘇子瞻，〔一一〕學際天人，作爲小歌詞，直如酌蠡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，又往往不協音律。蓋詩文分平側，而歌詞分五音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濁輕重。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、雨中花、喜遷鶯，既押平聲，又押入聲，玉樓春、平聲又押上去聲，又押入聲，其本押側韻者，如本上聲，協押入聲，則不可通矣。王介甫，〔一二〕曾子固，〔一三〕文章似西漢，若作小歌詞，則人必絕倒，不可讀也。乃知詞別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後晏叔原，〔一四〕賀方回，〔一五〕黃魯直，〔一六〕出，始能知之；而晏苦無鋪敘，賀苦少典重，秦少游，〔一七〕專主情致而少故實，譬如貧家美女，雖極妍麗豐逸，而終乏富貴態。黃卽尙故實，而多疵病，譬如良玉有瑕，價自減半矣。

註 〔一〕李清照，宋人，李格非女，適東武趙明誠，號易安居士，工詞，著有漱玉集。 〔二〕鄭衛，鄭衛詩多淫聲，故後世

稱淫聲爲鄭衛之聲。 〔三〕李氏，指中主李璟，後主李煜。 〔四〕柳永，字耆卿，宋崇安人，官屯田員外郎，有樂章集。

〔五〕張子野，名先，宋烏程人，工詞，有安陸集。 〔六〕宋子京，名祁，宋雍邱人，與兄庠同舉進士，呼曰二宋。 〔七〕

沈唐不詳。元絳宋錢塘人，字厚之。卒諡章簡。「八」晁次鷹，名補之，字无咎，宋鉅野人。有琴趣外篇。「九」晏丞相名殊，有珠玉詞。范仲淹，歐陽修皆出其門。「一〇」歐陽永叔，名修，宋廬陵人。號醉翁，晚號六一居士。有六一詞。

「一一」蘇子瞻，名軾，宋眉山。號東坡居士，有東坡詞。「一二」王介甫，名安石，宋臨川人。號半山。博覽強記，神宗

時爲相。文章拗折峭深，人以大家目之。「一三」曾子固，名鞏，宋南豐人。工文章，有元豐類稿。「一四」晏叔原，晏

殊子，號小山，能文章，善持論，尤工樂府，有小山詞。「一五」賀方回，名鑄，宋衛州人。著有東山樂府、慶湖遺老集。

「一六」黃魯直，名廷堅，宋分寧人。號山谷道人。詩專學杜甫，爲宋代大家。「一七」秦少游，名觀，宋高郵人。號太虛。

工文章，長於議論，詩詞清麗。有淮海詞。

汪端「一」

論詩

嘗謂詩不可不「清」，而尤不可不「真」。「清」者，詩之神也。王孟、韋柳，「三」如幽泉曲澗，飛瀑寒潭，其神「清」矣。李、杜、韓、蘇，「三」如長江大河，魚龍百變，其神亦未嘗不「清」也。若神不能「清」，徒事抹月批風，枯淡閒寂，則假王、孟而已。「真」者，詩之骨也。詩

以詞爲膚，以意爲骨。康樂「四」跡趾，「五」故其詩豪邁；元亮「六」高逸，故其詩沖淡；少陵「七」崎嶇戎馬，故其詩沈鬱；青蓮「八」嚮慕仙靈，故其詩超曠。後人讀之，想見其人性情出處，所以爲眞詩。若乃生休明之世，而無病呻吟；處衡泌「九」之間，而恣談國是，則僞少陵而已。

註「一」汪端，字允莊，清錢塘人，著有自然好學齋集。又有明三十家詩選，最足以表現其才識。此篇卽該書例言中之一節也。「二」王孟章，柳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、柳宗元，皆唐詩人。「三」李杜蘇韓，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東坡，除東坡爲宋詩人，餘均唐代詩人。「四」康樂，卽謝靈運，南朝宋詩人，襲封康樂公。「五」跡趾，不自檢束也。「六」元亮，卽陶潛，一字淵明，晉詩人。「七」少陵，卽杜甫。「八」青蓮，卽李白。「九」衡泌，詩陳風：「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；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飢。」謂隱居也。

沈湘佩「一」

論詩

詩，猶花也；牡丹、芍藥，具國色天香，一望知其富貴；他如梅品孤高，水仙清潔，李桃穠豔，

蘭菊幽貞。此外則或以香勝，或以色著，但具一致，皆足賞心，何必泥定一格也？然最怕翦綵爲之，毫無神韻，令人見之生倦。

註「一」沈湘佩，字善寶，清錢塘人，著有鴻雪樓集，名媛詩話。

黃淑素「一」

牡丹記評

居恆與張永淑氏，評訂古今文字，議論番駁，兩人極爲莫逆。然永淑氏，多好鮮麗，予多嗜幽奧，大都取舍，亦不相悖。維時春事大繁，卉香葉綠，臨清漳曲沮之間，憑花檻翠屏之上，盤桓反側，吁歛笑傲。旣而語及湯義仍「三」先生牡丹記，「三」兩人擊節，莫能置聲。永淑氏索予評之。予曰：西廂「四」生於情，牡丹死於情也。張君瑞、崔鶯鶯當寄居蕭寺，外有寇警，內有夫人，時勢不得不生，生則續，死則斷矣。柳夢梅、杜麗娘當夢會閨情之際，如隔萬重山，且杜寶勢焰如雷，安有一窮秀才在目。時勢不得不死，死則聚，生則離矣。至於驚夢、尋夢、二齣，猶出非非想外，寫眞、拾畫、埋伏自然，魂遊、幽媾、權挽、冥誓，眞奇險莫可窺測。回生、婚走、苦寓

於樂，生寓於死者也。其白描手段乎？及後來，大金兵馬殺過淮揚，麗娘以夢梅候伊父母，猶得人倫正道，是又以此處轉許多波瀾。後母女相遇，疑爲見鬼，亦人情之常。妙在死去三年，又得復生，後之人，能死不能生，乃禪門絕妙機鋒也。更服其淮泊內有一白云：『看古來婦人，多有俏眼兒。』此語乃先生得自五千四十八卷中，而關頭已爲打破，幾見青眼中多男子，白眼行爲女子耶？又奇在岳翁再三不認女婿，不認生女，迂迂呆呆，逼真老頭子摹樣。其排雲掩月，攆虎縛龍之智，雖班、劉、司馬，「吾」當推左席，豈韓、非、揚雄「六」輩所比勢哉。已而必竟不認，水月鏡花，復得陳師父作一大干證，不然幾活屈殺生魂，還作死鬼。昔麗娘若不讀書，今日亦無陳師父；可見女卽曾讀書，到死後終是受益，此雖謔語，亦有莊處。然而麗娘旣生，厥父尙疑其爲鬼，先生造意，豈徒以杜實爲真，迂呆之人哉？非也。總以死作主，生反作賓耳。今觀者我傳爾受，俱未知所以參究之，予讀之至評，確窺其死於情也。永淑氏聆之曰：「善夫！較書之祕，思以抽也。」時譙鼓三催，黃鶯將舞，于焉駕香車而別。

註

「一」黃淑素，明人。

「二」湯養仍，名若士，明臨川人，擅詞曲，所著以四夢爲最有名。

「三」牡丹記，卽四夢之一，

牡丹亭也。亦名還魂記。

「四」西廂，卽王實甫之西廂記也。

「五」班、劉、司馬，班固著前漢書，劉曄著後漢書，司馬

遷著史記。〔六〕韓非、揚雄、韓非、戰國時韓之諸公子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本於黃老，與李斯並事荀卿。揚雄，字子雲，漢成都人，善賦，多仿司馬相如。成帝時奏甘泉、長楊等賦。後事王莽，著有太玄、法言。

書序

若耶溪女子「一」

題三鄉詩序

余家本若耶溪東，與同志者二三，紉蘭佩蕙，每貪幽閒之境，翫花光於風月之亭，竟晝綿宵，往往忘倦。泊乎初筭，五換星霜矣！自後不得已，從良人西入函關，寓居晉昌里第。其居迴絕囂塵，花木叢翠，東西隣二佛宮，皆上國勝游之最。伺其閑寂，因游覽焉，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。不意良人已矣，邈然無依，帝里方春，弔影東邁，涉滻水，歷渭川，背終南，涉大華，經虢略，抵陝郊，挹嘉祥之清流，面女兒之蒼翠。凡經過之所，皆曩昔燕笑之地。銜冤興歎，舉目魂銷，雖殘骸尙存，而精爽都失，假使潘岳「二」復生，無以悼其幽思也。遂命筆聊題，終不能滌其懷抱，絕筆慟哭而去。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，二九子爲父後，玉無瑕，弁無首，荆山石，往往有題。「三」

註「一」若耶溪女子，唐人泚管遺編云：「若耶溪女，隱名不書。」後李舒解之曰：「二九十八，十加八，木字；子爲父後，木下子，李字也；玉無瑕，去其點也；弁無首，存其升也；王下升，弄字也；荆山石往往多玉，當是姓李名弄玉也。弄玉，會稽人，家住若耶溪。」「二」潘岳，晉中牟人，字安仁，美姿儀，嘗出洛陽道，婦人遇之者，皆連手縈繞，投之以果。爲文，詞藻絕麗。累官著作郎，轉散騎侍郎。「三」「二九子」至「往往有」三句卽爲「李弄玉」三字隱語。

李清照「一」

金石錄後序

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，時丞相「二」作吏部侍郎，家素貧儉。德甫「三」在太學，每朔望謁告出，質衣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，市碑文果實歸，相對展玩咀嚼。後二年從官，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，傳寫未見書，買名人書畫古奇器，有持徐熙「四」「牡丹圖」求錢二十萬，留信宿，計無所得，捲還之。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。及連守兩郡，竭俸入以事鉛槧，「四」每獲一書，卽日勘校裝緝，得名畫彝器，「五」亦摩玩舒卷，摘指疵病，盡一燭爲率。故紙扎精緻，字畫全整，冠於諸家。每飯罷，坐歸來堂，烹茶，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，

以中否勝負，爲飲茶先後。中則舉杯大笑，或至茶覆懷中，不得飲而起。凡書史百家，字不刊「六」缺，本不誤者，輒市之，儲作副本。靖康丙午，德甫守淄川，聞虜犯京師，盈箱溢篋，戀戀悵悵，知其必不爲己物。建炎丁未，奔太夫人喪南來，旣長物不能盡載，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，畫之多幅者，器之無款識者。已又去書之監本「七」者，畫之平常者，器之重大者。所載尙十五車，連艫渡淮江。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，期以明年具舟載之，又化爲煨燼。己酉歲六月，德甫駐家池陽，獨赴行都，自岸上望舟中告別，予意甚惡，呼曰：『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？』遙應曰：『從衆必不得已，先棄輜重。』「八」次衣食，次書冊，次卷軸，次古器，獨宗器者可自負抱，與身俱存亡，勿忘之！』徑馳馬去。秋八月，德甫以病不起，時六宮往江西，予遣二吏部送所存書二萬卷，金石刻二千本，先往洪州。至冬，虜陷洪，遂盡委棄，所謂「連艫渡江」者，又散爲雲煙矣！獨餘輕小卷軸，寫本李杜韓柳「九」集，世說、鹽鐵論、石刻數十副軸，鼎彝十數，及南唐書數篋，偶在臥內，巋然獨存。上江旣不可往，乃之台溫，之衢，之越，之杭，寄物於嵒縣。庚戌春，官軍收叛卒，悉取去，入故李將軍家，巋然者十失五六，猶有五七簏。挈家寓越城，一夕爲盜穴壁，負五簏去，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，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。忽閱此書，如

見故人，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，裝標初就，芸籤縹帶，二〇束十卷作一帙，日校二卷，跋一卷，此二千卷，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。今手澤如新，墓木已拱，乃知有有必有無，有聚必有散，亦理之常，又胡足道？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，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。時紹興四年也。

註

「一」丞相，宮闈文選作「丞相」，歷代女子文集作「先君」。

「二」德甫，趙明誠字也，金石錄前序卽其所作。

「三」徐熙，南唐江寧人，善畫花竹林木草蟲之類，花果尤佳。

「四」槩，才敢切，削木爲牘，以書文字者。「五」彝

器，謂鐘鼎，爲宗廟之禮器。

「六」剗，五丸切，削也。

「七」監本，國子監所刻之本，稱監本。

「八」輜重，猶言行李也；

輜，謂衣車，重，謂載重。

「九」李杜韓柳，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，均唐代作家。

「一〇」芸籤縹帶，書籤曰芸籤，淡青

色之帶，爲縹帶。

「參考」李清照尙有自序一篇，與此文所述，互有詳略，並錄於此，以資參考。

附 自序

靖康丙午歲，侯守輜川，聞金人犯京師，四顧茫然，書畫溢箱篋，且戀戀，且悵悵，知必不爲己物矣！建炎丁未春三月，奔太夫人喪南來，旣長物不能盡載，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，又去畫之多幅者，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，後又去書之監板者，畫之平常者，器之重大者，凡屢減去，尙載書十五車，至東海。

連艫渡淮，至建康。時青州故第，尚鎖書冊什物，用屋十餘間，期明年春具舟載之。十二月，金人陷青州，遂爲灰燼。戊申九月，侯起，復知建康。己酉三月罷，具舟上蕪湖，入姑孰，將卜居於贛水上。五月至池陽，被旨知湖州，過闕上殿，遂住家池陽，獨赴召。六月十三日，負擔舍舟坐岸上，葛衣岸巾，精神如虎，目光爛爛射人，望舟中告別。余意甚惡，呼曰：『忽傳聞城中緩急奈何？』戟手遙應曰：『從衆！必不得已，先去輜重，次衣服，次書冊卷軸，次古器；獨所謂宗器者，自抱負與身存亡，勿忘也！』遂馳馬去。途中奔馳，冒大暑，感疾，至行在，病店。七月末，書報臥病，余驚惶，念侯性素急，奈何病店？或熱，必服寒藥，疾可憂，遂解舟下。一日夜行三百里，比至，果大服葦胡黃芩，瘡且痢病，危在膏肓。余悲泣倉皇，不忍問後事。八月十八日，遂不起，取筆作詩，絕筆而逝，殊無分香賣履之態。葬畢，余無所之。時朝廷已分遣六宮，又傳江當禁渡，猶有書二萬餘卷，金石刻二千卷，器皿綈褥可符百客，他長物稱是。余又大病，僅存喘息，事勢日迫。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，從衛在洪州，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。十二月，金人陷洪州，遂盡委棄，獨餘輕小卷軸書帖，寫本李杜韓柳集、世說、鹽鐵論、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，三代鼎彝十數事。又唐寫本書十數冊，偶病中把玩，在臥內者獨存。上江旣不可往，又虜勢叵測，有弟述，任敕局刪定官，遂往依之。到台，台守已遁，之剡出睦，棄衣被走黃巖，雇舟入海奔行朝。時駐蹕章安，從御舟之溫，又之

越。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，遂之衢。紹興辛亥三月，復赴越。壬子又赴杭。先侯病亟時，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，復攜去，其實珉也。不知何人傳道妄言，有頌金之語，或言有密論列者，余大惶怖不敢言，亦不敢遂已，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，欲赴外廷投進，到越已幸四明，不敢留家中，並寫本書寄剡。後官軍收叛卒取去，聞盡入李將軍家。惟有書畫硯墨六七簞，常在臥榻下，手自開合。在會稽，卜居士民鍾氏宅，忽一夕穿壁，負五簞去，余悲痛不欲活，立重賞收贖。後二日，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，故知其盜不遠，萬計求之，其餘遂牢不可出，今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。所餘一二殘零不成部帙，書冊三數種，平平書帖，猶復愛惜如護頭目，何愚也耶？今開此書，如見故人，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，裝卷初就，芸籤縹帶，束十卷作一帙，每日晚吏散，輒校勘二卷，題跋一卷，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。今手澤如新，而墓木已拱，悲夫！昔蕭繹江陵陷沒，不惜國亡，而毀裂書畫；楊廣江都傾覆，不悲身死，而復取圖書，豈以性之所著，生死不能忘歟？或者天意以其菲薄，不足以享此尤物耶？抑死者有知，猶斤斤愛惜，不宜留人間耶？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！噫！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，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，三十四年之間，憂患得失，何其多也？然有有必有無，有得必有失，乃理之常，人亡弓，人得之，又何足道？所以區區記此者，亦欲爲後世博雅好古者之戒之爾！

打馬圖說序

慧則通，通則無所不達；專則精，精則無所不妙。故庖丁解牛，「一」郢人運斤，「二」師曠之聰，「三」婁離之察，「四」大至於堯舜之仁，桀紂之惡，小至於擲豆起蠅，巾角拂棋，皆臻其極者，妙而已。夫博無他，爭先術耳，故專者勝。余性專博，凡所謂博者，皆耽之。南渡流離，盡散博具。今年冬十月朔，聞淮上驚報，江浙之人，自東走西，自南走北，居山林者謀入城市，居城市者謀入山林，旁午絡繹，莫知所之。余亦自臨安泝流過嚴灘，抵金華，卜居陳氏第。乍釋舟楫，而見窗軒，意頗適然。更長燭明，如此良夜何？於是乎博弈之事講矣。且長行、葉子、博塞、彈棋，世無傳者；打謁、大小豬窩、族鬼、胡畫、數倉、賭快之類，皆鄙俚不經，見藏酒檮蒲、雙璧融近，漸廢絕。選仙、加減、插關、火質、魯任命、無所施智巧，「五」大小象戲、弈棋，又止容二人，獨采選打馬，特爲閨房雅戲。嘗恨采選叢煩，勞於檢閱，又能通者少，難遇勁敵；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。按打馬世有二種，一種一將十馬者，謂之「關西馬」；一種無將二十馬者，謂之「依經馬」。流傳既久，各有圖經，凡例可考，行移賞罰，互有同異。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，大

約交加僥倖，古意盡矣。所謂「宣和馬」者是也。余獨愛「依經」法，因取其賞罰互度，每事作數語，隨事附見，使兒輩圖之，不獨施之博徒，亦足貽諸好事，使千百世後知命辭打馬，始自易安居士也。時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二十四日。

註「一」庖丁解牛，語見莊子，庖丁最善解牛。

「二」郢人運斤，語見莊子，郢人運斤成風。

「三」師曠之聰，見孟子。

師曠耳最聰。

「四」婁離之察，見孟子，婁離視覺最細明。

「五」以上各二十種目，皆當時遊戲名稱，今大都不可

考矣。

錢氏「一」

望湖亭題壁詩自序

妾本良家子，幼妻里人朱橫，橫商於嶺右，妾兩偕過此。不幸去年秋，橫歿於瘴鄉，無以自處，因攜其孤以歸故里鄉，道路艱辛，將兩月矣。昨暮抵此，以風急未能濟，艤舟城下，夜分不寐，而風颯然而來，皓月皎然，窺人斯時也，沉羈旅乎？曉登望湖亭，江山如故，不覺有所傷感，因吐其胸中，書於壁間，觀者勿以婦人玩弄筆墨爲誚焉。

註「一」錢氏，宋姑蘇人，朱橫妻。

韓玉父「一」

題漢口鋪詩自序

妾本秦人，先大父嘗仕於朝，因亂遂家錢塘。幼時易安居士教以學詩，及笄，父母以妻上舍林子建。去年，林得官歸閩，妾傾囊以助其行。林許秋冬間遣騎迎妾，久之杳然，何其食言邪？不免攜女奴自錢塘而之三山，比至，林已官吁江矣。因而復回延平，經由順昌，假道昭武而去。嘆客旅之可厭，笑人事之多乖，因理髮漢口鋪，漫題數語於壁云。

註「一」韓玉父，宋人。

龍輔「二」

女紅餘志自序一

鄙觀載籍，頗多僻祕。女紅之暇，每一沈酣，推玄底妙，庶有別於瞽者。一日，屬君讀何遜